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DONG FANG CHI ZI · DA JIA CONG SHU



启功卷

赌赢歌

朱笔竹石

说八股

山水画南北宗说辨

一字之贬

贺新郎 烤鸭



华文出版社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启功 著
陆昕 徐秀珊 编

启功卷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:启功卷/王彬,雪步主编.

—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8.1

ISBN 7-5075-0670-3

I. 东…

II. ①王… ②雪…

III. 启功—文集
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0198 号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 启 功卷

著 者: 启 功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郭雪波

封面设计: 文 彬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

电 话: 63097990 63099271

邮 编: 100800

照 排: 北京京鲁排印部

印 刷: 科普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字 数: 232 千字

印 张: 11.75

版 次: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~6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075-0670-3/Z·149

定 价: 20.00 元

华文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

华文版图书, 印装错误, 随时退换

目 录

- 1 第一部分 自述自传
- 3 《启功丛稿》前言
- 5 《汉语现象论丛》前言
- 15 《论书绝句一百首》引言
- 16 《启功韵语》自序
- 19 《启功絮语》自序
- 21 《启功书画展览留影》前言
- 23 《启功书画留影册》自序
- 25 自撰墓志铭
- 26 痛心篇二十首(并序)
- 29 赌赢歌
- 31 止酒
- 32 年来肥而喜睡,朋友见嘲,赋此答之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启功卷

- 33 颈部牵引
- 35 临八大山人画自题
- 36 友人索书并索画,催迫火急,赋此答之
- 37 翟荫塘属题唐药翁百花卷次黄苗公韵
- 38 题拙著《诗文声律论稿》奉答唐立庵先生
- 39 彻夜失眠口占二首
- 40 心脏病突发,送入医院抢救,榻上口占长句
- 41 心脏病发,住进北大医院,口占四首
- 42 失眠三首
- 43 朱笔竹石
- 44 族人作书画,犹以姓氏相矜,征书同展,拈此辞之,二首
- 45 临八大山人双鸟图,误题为雏鸡,拈此解嘲,二首
- 46 题乾坤一草亭图
- 47 自题画蒲桃三首 其三
- 48 仿郑板桥兰竹自题
- 49 西江月(就医)
- 50 踏莎行三首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启功卷

- 51 鹧鸪天 就医
52 鹧鸪天 (前题)
53 鹧鸪天八首 乘公共汽车
55 千秋岁 就医
56 沁园春 自叙
57 沁园春 (江阳辙) 美尼尔氏综合征
58 沁园春 (言前辙) (前题)
59 贺新郎 癖嗜
61 **第二部分 学术**
63 有关文言文中的一些现象、困难和设想
100 文言文中“句”、“词”的一些现象
120 古代诗歌、骈文的语法问题
151 比喻与用典
167 说八股
226 《红楼梦注释》序
236 读《红楼梦》札记
257 论书札记
263 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
275 山水画南北宗说辨
293 **第三部分 随笔、短论、诗**
295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启功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317 | 记齐白石先生轶事 |
| 326 | 文征明之风谊 |
| 328 | 董香光《云山图》 |
| 330 | 一字之贬 |
| 335 | 寒玉堂草书诗卷跋 |
| 337 | 汉二十四字吉语砖拓本跋 |
| 338 | 《岔曲集》跋 |
| 340 | 读《负暄续话》 |
| 345 | 《禅外说禅》读后记 |
| 349 | 四川夹江纸征题 |
| 350 | 朱屺瞻先生画葫芦 |
| 351 |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刊物征题 |
| 352 | 古诗二十首 蓬莱旅舍作 |
| 357 | 昭君辞二首 |
| 359 | 偕友人行经西压桥,听谈北海旧游 |
| 360 | 竹臂阁铭 剖竹成半筒,形近铁券 |
| 361 | 梁纓群蛙图 |
| 362 | 题黄胄画驴五首 |
| 363 | 南乡子 题汉吉语砖 |
| 364 | 南乡子 |
| 365 | 沁园春 戏题时贤画达摩像六段 |
| 366 | 驾新郎 咏史 |
| 367 | 贺新郎 烤鸭 |

第一部分 自述自传

《启功丛稿》前言

功幼而失学，曾读书背书，虽不解其义，而获记其句逗。曾学书学画，以至卖所书所画，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。又曾学诗学文，进而教诗教文，久而诗略悟其律，文略悟其法。究之，庞杂寡要，无家可成焉。

今谬承中华书局辑印拙作零篇，为此小集，其曾单行成册者，如《古代字体论稿》、《诗文声律论稿》，不复阑入。笔濡颍泚，书此前言，忸怩之情，读者不难烛照。

此册所存，或以曾贡严师，蒙掀髯而颌首者；或以曾呈益友，见拊掌而破颜者。非敢炫其芜篇，庶以铭斯高谊。

昔郑板桥自叙其诗钞有言：“死后如有托名翻板，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，改窜烂入，吾必为厉鬼，以击其脑。”夫有鬼无鬼，为变为厉，俱非吾之所知；惟欲藉此申明，凡拙作零篇，皆已刊而今不取者，皆属无聊之作耳。

旧作沁园春一首题稿册之前者，附录于此，以当自赞。其词曰：

“检点平生，往日全非，百事无聊。计幼时孤露，中年坎坷，如今渐老，幻想俱抛。半世生涯，教书卖画，不过闲吹乞食箫。谁似我，真有名无实，饭桶脓包。偶然弄些蹊跷，像博学多闻见解超。

笑左翻右找，东拼西凑，繁繁琐琐，絮絮叨叨。这样文章，人人会作，惭愧篇篇稿费高。收拾起，一孤堆拉杂，敬待摧烧。”

一九八一年夏历新春，启功自识，时我生已入第七十年矣。

《汉语现象论丛》前言

一 “葛郎玛”是否分析汉语语言规律 唯一可用的法则

清末马建忠先生学会了英语、法语和拉丁语,想给汉语也找出一份完整的法则。怎么去探索?就借鉴了英语的法则来对应汉语。他著了一本《马氏文通》,总算创立了一个起点,开辟了一条门径。自此以后,不断有人作汉语语法的研究,对马氏之说,有补充、有修订、有另借其他英语的分析方法。如“图解”等。所用的名词术语,也不尽沿袭马氏所译的。但无论“以英鉴汉”,还是“以汉补英”,总都没离开《马氏文通》学说的主干轨道。曾见陈寅恪先生有一篇文章

提出疑议,但也还没有正面提出分析汉语的办法。

“葛郎玛”是英语“语法”一词的音译,它本不是专指英语语法的,而是称一切语法的普通名词,也曾有人借来喻指其他事物的“法则”。我这里用它,却是作为专词。是个简称,或说代称。比说“《马氏文通》学说及其流派”或“借鉴英语语法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说及其流派”等等,较为简便。

近代“语系”学说认为汉语属于汉藏语系,英语属于印欧语系,二者语系不同,有人以此评论葛郎玛的起步点就有错误。这我不懂,但我觉得猴子、兔子、小白鼠等都可供人体病理研究的试验,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,在某些方法上,“借英鉴汉”,又有何不可!只是“借英鉴汉”与“以英套汉”应该有所不同。在用“套”法时,常见出现几种情况:

1. 英语没有对偶、没有平仄、没有骈文、没有五七言等诗句,当然也不会有这些汉语文体中语言构造的接近例子。于是许多葛郎玛书中,关于这些方面的东西,都没列为研究对象。马氏说:“排偶声律说,等之自郅以下耳”。究竟是不值研究呢,还是因套不上而放弃呢?

2. 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,常见句中“主、谓、宾”元素不全的现象,在填不满一条模子时,便以“省略”称之。猿有尾巴,人没尾巴,是进化原因呢,是普通猿与类人猿不同呢,还是人类“省略”了尾巴呢?可见省略太多,便微有遁辞的嫌疑。

3. 英语词有词性,因性分类。但汉语的词,用法太活,性质太滑,以英词套汉词,每有顾此失彼的情况。……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这决非葛郎玛不好,而是套的方法可议。

假如从汉语的现实出发,首先承认汉语自有规律,然后以英为鉴,鉴其某些适用于汉的精神、方法、乃至局部零件,岂不很好!小孩游戏,有套圈一项。如用小竹圈套小老鼠,自然没问题,如套大熊猫,就非换大圈不可了,何况汉语研究,又非套圈游戏可比呢!

二 没学过葛郎玛的人是怎么读懂文言文的

我从五六岁起读《论语》,稍后读《尔雅》,再后读《孟子》。先祖给我讲梁惠王这如何那如何,齐宣王说什么讲什么,听着大感兴趣。也渐渐明白古书上的句子,并非都像咒语一样的不能懂,常常加了一两个字或换了一两个字就跟我们现代的话差不多。没甚么神秘!这一点幼年时的感觉,到今天还影响着我。觉得“今之汉语,犹古之汉语也。”

十几岁从吴县戴绥之先生姜福读书,先生说:“你现在不能从头读经书了,但经书是根柢,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常识,稍后再读,现在先读些古文。”于是教我找了一部木板刻本没圈点的《古文辞类纂》,先从柳文读起。怎样读?我满想先生一定会给我每句讲讲,谁知不然。先生在选出的篇题上点一个朱笔点,一次选几篇,说:“你去用朱笔按句加点。”一天留的“作业”即是十几页,甚至几十页。回忆第一次回家点读时,天啊!黑字一大片,从哪里下笔去点呢?没

法子,只好硬着头皮去瞎点。凡有“之乎者也”的地方,大约是句尾,点着比较放心,其他对或错,只好置之度外。

次日上课,战战兢兢,呈上作业,心里想,老师如不斥责,也会哂笑。谁料先生毫无表情,只是逐句低声念去,念到点错的地方,用朱笔挑去我点的句点(当时只用一个点来断句),另点在正确的地方。这才开口解说:这句是什么意思,那个点为什么错。我才恍然大悟:凡点错处,都是不懂某个字、某个词、以至某个句式。特别是人名、地名、官名等等硬度很强的专名词。可以说,每天点的书,有许多句并无把握。谁知老师挑去的句点或更换句点的位置,每天总计并不太多,真出我意料之外。后来又走马观花般地点读《五经》,最难懂的是《尚书》。我心里想,反正我不需要吃骨粉,这块骨头啃不动,不啃罢了。最原谅《诗经》,它供歌唱,四字一句,缺头短尾,脱榫硬接,实出无奈。听皮黄戏词中的“抬头看见老爹尊”,“翻身上了马能行”等句,曾经失笑:爹当然尊,安能爹卑?马当然要能行的,不能行的,又安能骑?后来明白歌词受曲调的制约,出现削足适履、狗尾续貂的现象,可以原谅。那么我不懂《诗经》,也就不足为耻了。这一放松,以致至今还没懂得它们。《尚书》还见到曾运乾先生的串讲;《诗经》则讲语法的书中很少见有用来作分析举例或作句式“图解”的。那些位不分析或“图解”《诗经》句式的语法学者,不“强不知以为知”,我非常佩服!

戴先生最不喜《墨子》。我读了些重要的诸子书,都是先生放手让我自己默读,不懂的问题才提出来问老师。只有《墨子》,却又给我选出应读的篇目,一看,是《备城门》那

些篇。哎呀，这怎么默？这是先生对这部古书的表态，我瞎默，先生也没怎么看。至今也没见讲语法的学者用这些篇的句子为例。即俞曲园先生的《古书疑义举例》中，也没见涉及这些篇中的难点和问题。这里不是要向读者报告我读过什么书，只想说明有些古书如《尚书》等，暂时无法列入语法研究领域，至少是现在还无好办法去研究的。

当我读到《文选》时，新情况出现了。觉得它好像长江大河，读起来几乎畅行无阻。其中难处不在句式句法，而在典故。典故有注可查，句读首先容易。比起那些力求“单行（音杭）”文气的韩柳古文，要痛快多了。如今过了五十多年，才懂得骈体文为什么通行了近两千年，屡被打，竟自未倒。直到“五四”，才算倒了。谁知十年动乱中，无论口中讲演，笔下批判，都要在开头说：“东风万里，红旗飘扬”。啊，唐人律赋的破题，在这时又冒出尖来！更难责备唐宋那些作“单行化”古文的作品中也常出现推排不去的对称双句了。我们如果客观研究，这似是民族语言习惯形式中的一项特点，无所谓优劣。听说黑肤色的民族，以白为丑。他们的习惯，我们只能承认。骈句这个模子、这个范型，大约是从歌唱而来的，整齐的节拍，反覆的咏叹，在时间和空间上，都易于行远。历史上历次地打倒，都只是“我不理它”而已，它的存在“依然如故”焉。我们作文章不用它的样式，毫无问题；如探讨汉语的种种特点，正视汉语的种种现象，就不能用“我不理它”的办法去对待了吧！

有人说：“你好像是主张多读自然通，而不求分析语词的内在性质，更不想求语言的法则规律。”我回答是：一人有

病就诊，医生试体温来判断是否发炎，摸脉搏来判断心脏跳动的快慢，照透视来看内脏有无病症。如果有，在那里，然后才去动手术。谁也知道世上没有“治百病”的一个药方。任何医生，都要从“病象”入手。看不懂古文，是病象；从不懂到懂，是治疗过程；现在探索怎么懂得的，是总结治法、评选最有效的医方。证明治百病的单方无效，也由此得到根据。

三 我对汉语规律试行探讨的经过

我从二十一岁开始教中学语文，不能不充实些语法知识，就似懂非懂地自学起葛郎玛来。没学好，不会运用，自然是我的责任。但遇到有套不上、拆不开，或拆开“图解”，却恢复不了原句时，去请教语法家，也曾碰上有摇头皱眉的时候，另一方面也曾发现中国古代普通书面语中，也有些问题在葛郎玛书中找不出答案。经过打听，才知那些问题是不在研讨之列或不值得研讨的。我们知道，打扫房间，每个角落都已干干净净，抛出去的垃圾，堆在屋外，也不是妥善办法。何况所抛出的未必都是废物，怎么办？

后来我一直教书，所教的仍是语文方面的课程，有时教些美其名曰“古典文学作品选”的课，其性质和目的，仍是使学生了解这些作品内容，首先是扫开语言文字上的障碍。